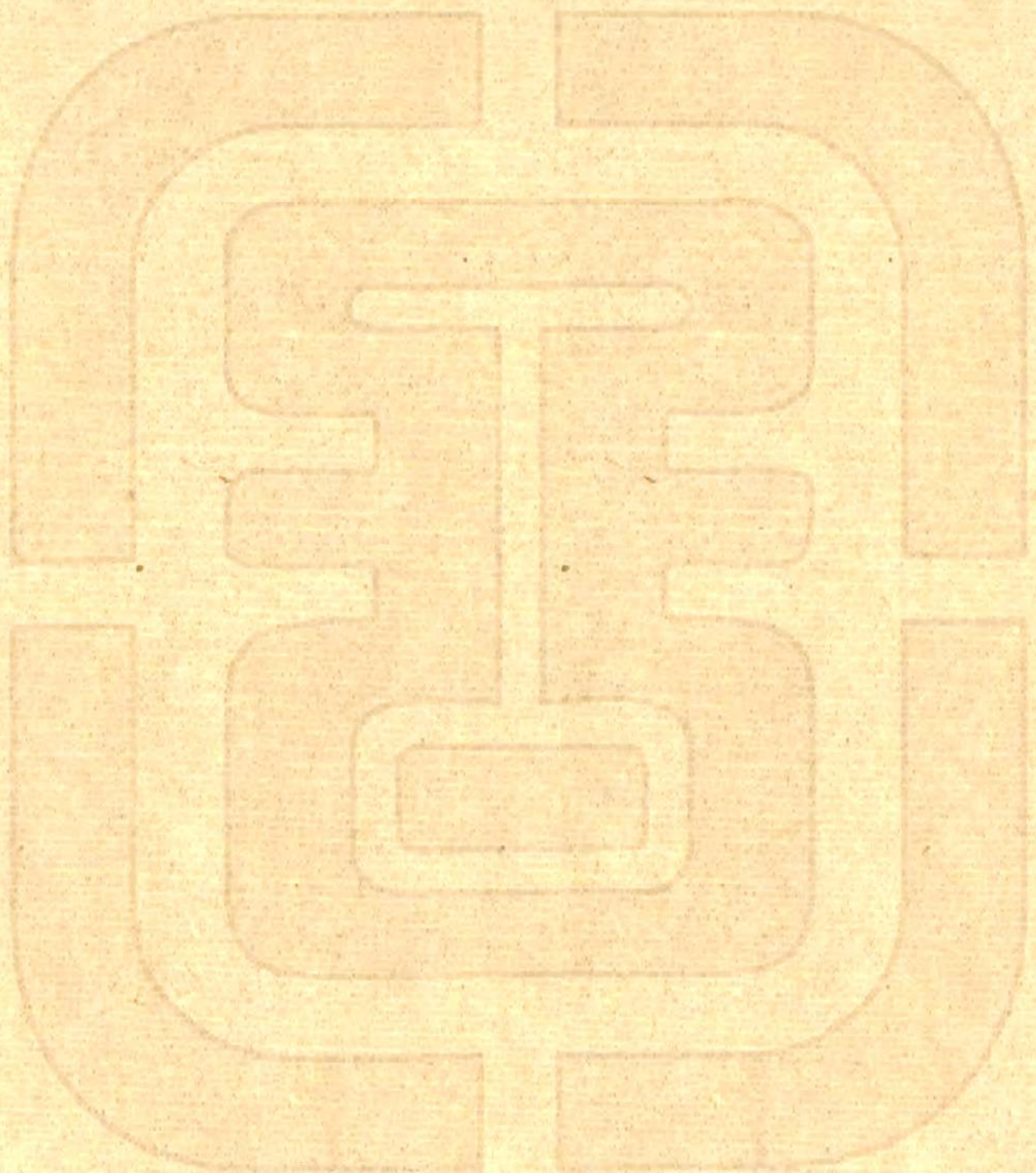


易六卦



易水誌序

古者天子立左右史以記言動
諸郡邑則有誌誌者識也識臆
其繁願勿俾遺忘也傳稱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九丘八索
之書杜氏謂九丘爲九州之誌

易水志序

固知誌之所自昉其來久矣易
誌遠不可攷近代如羅戴兩公
皆加意纂輯至陳公濂則增華
加厲成一郡全書焉但陳誌距
今餘五十年其間陵谷之變遷

三代之志以紀文事政事而後

盛衰風俗之美惡芹官梵宇郵



亭陌落雉堞橋梁之廢興失今
不傳何以示後此前道宋公亟
亟然以纂修檄諸屬也時易守
蘭公文學吏治兩稱其最乃能
將順其美庶 進茂士博按往蹟

易水志序

二

芟煩增漏閱兩月而告竣且謀
繡之梓矣居亾何偶值西寇之
亂迄用有成忽焉中輟每一念
至大悔予心既不佞承匱受任
欲卒前業然海木羣飛民生未
靖又兢兢焉以又安元元爲首

務見有利於民者如慈母之哺
孺子也見有害於民者如百

之耘稂莠也行之半年吏與

民懷之予樂易人之醇易人亦
安予之拙民復其耕鑿官亦得
商及於文獻爰取前槁再加較

易水志序

三

讐割俸鍰以給剗劓而易水上
下數千年按籍如指諸掌矣成
前愆之未竟酬予懷所素蓄敢
不敬述其始末耶然不佞於此
不無望於後此之君子矣憶昔
元城令吳質之與魏世子牋曰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凜凜有
庶幾之心士人一行作吏未有
不資故實而能奏最底績者也
夫滄桑遞更金石銷鑠惟斯文
爲不朽且故實所在又居官所
仰墨被則者後有君子無忘繼
此爲編摹哉

易水志序

四

順治二年四月旣望知易州事
山陰朱懋文題



易水修志姓氏

總裁

欽差整飭紫荆等關保定府地方兵備兼理驛傳糧

餉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黃圖安

山東棠邑人乙丑進士

欽差整飭紫荆等關保定府地方兵備兼理驛傳糧

餉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武延祚

欽差總理保定等處糧儲兼理屯田民運戶部山西

清吏司員外郎兼兵部職方司主事蘭民孚

陝西華陰

人鄉進士

易水志

姓氏

副裁

易州知州朱懋文

浙江山陰人監生

署易州學正蕭炎

順天大興人壬午舉人

監修

易州同知沈承慶

浙江義烏人監生

州判甘允元

廣東保昌人恩貢

徐應召

遼東人生員

訓導管之猷

廣平人歲貢

卞化龍

遼東人歲貢

吏目彭聖任

湖廣黃岡人吏員

編纂

恩選貢生隱崇登

歲貢生劉 燾

庠廩膳生萬年祝

訂証

太學生劉崇基

廩膳生萬年胤

孫佳胤

劉 諤

易水志

姓氏

二

殷良弼

易水舊志敘

餘姚謝遷 時左憲

左庶子

弘治元年春 詔修 憲廟實錄遣使者採撫四方事實以備纂述於時易州知州羅侯慨其郡志之無傳而百事無所於攷也因旁搜廣葺自其山川疆里戶口賦役以及風俗政治古今人物凡事之有關於治者罔不登載以為易州志乃託國子學正陳君璟討論而潤色之陳故嘗典教於易者也志既成乃請予序其所以作夫文獻不足則言

易水志

舊敘

禮無徵志記之不可缺也尚矣周禮天官之屬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是古者諸侯之國未有無志者也自封建之制易外史之職廢而居官者無常守記事者無常司郡邑之籍所登於天府者戶口賦役而已耳自餘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人物之臧否古之人所謂急務者今一切視之如弁髦矣苟非博雅好古之士孰知究心於是哉易當燕趙之交土沃而氣龐民生其間者多瓌偉鷲悍之豪自古及今文獻可徵者宜不少矣然自唐季

來日爲我馬所躡無怪乎其圖志之無備也自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 太宗文皇帝丕續鴻圖定鼎燕京而易遂
爲畿輔重鎮聲教所先漸摩涵育者百二十年于
茲代吏于是者不知其幾矣顧缺典乃莫或舉之
豈固有待也邪羅侯收拾補綴於圖籍放佚之餘
其用志亦勤矣後來繼今者尚益加攷訂以增益
其所未備豈不美哉羅侯名綺字憲章汝寧羅山
人自鄉貢進士起家爲太原府通判轉今職所至
易水志 書敘 二
有聲蓋其能事識體類如此

又

西蜀劉瑞 時翰林院
檢討

易有志自弘治改元始大學士餘姚公嘗爲之序
而惜其有未備者後十一年婺源戴君遜之以進
士往知州事興除恬養既理且和因取舊志閱之
果如餘姚公言乃謀諸伯兄寶之寶之時給事兵
科以其暇刪修潤色踰年而書成遜之適來

朝闕下出示予予既寓目者數次作而載曰遜之

所重哉顧非寶之則亦曷以斯相成也今天下
邑孰不爲志志非難爲也蓋舉其舊而新之者之
爲難耳若寶之是書其無間然矣乎舊志爲目凡
三十寶之酌其先後而更置者蓋十之四五大之
爲文獻小之爲物產類皆增衍視舊志之闕畧者
不止倍蓰而已若乃博取史傳推原事本約而不
濫質而有法其要歸於昭法守垂勸戒則寶之所
獨擅而舊志或有不逮者耶蓋寶之伯仲以才美
聯擢甲科相與名砥節礪而寶之又嘗被 詔入

易水志

舊敘

三

翰苑讀天下書故一見諸政事一發諸文章足以
顯當時而示來裔者如此雖然志之繫郡邑者其
重可知也而士大夫尤視以爲重豈不以因革者
政之宜趨舍者學之辨固不能無取於志也况易
爲郡自荆軻田光輩以死相尚震動一時莫不爭
相慕效夫死固難也而死不足以善道者則寧莫
用死也自 國家定鼎北方然後登爲 畿輔
皇化之薰溉者今百載矣顧華侈有加而士風
尚無以超軼乎舊何哉轉移振作此其機固在

守長暨諸大夫之有事茲土者悉游歌之
不得辭其責焉耳一有豪傑出而感慨今古譽
德業煥聲烈於非常以一灑田荆之陋斯實為
者之光也然則斯志之修庶幾不為徒哉庶幾不
為徒哉序而刻之

又

婺源戴銑 時兵科給事中

予弟敏遜之為易之三載書來告曰易舊無專志
輯而為書自前羅知州綺始羅君之志勤矣顧今

易水志

舊敘

四

觀者不無疎繆之嫌而木齋先生謝公序其書嘗
以益加攷訂增所未備望於後之人雖羅之序亦
然敏竊興懷而未能也唯我兄圖之予曰此郡學
師生事盍與圖之數月復使來曰學宮師生講肄
是勤將不暇于斯謹上羅所刊志暨敏與博平文
學王君翼續采遺事文詩若干願卒成之無外也
予嘉所請之篤乃以其暇合二編而葺之刻稽載
籍苟有關於易者輒加掇摭以類增入其例率遵
平時其文率主于備其微旨率寓乎懲勸總為六

者一一爲目者廿七選之觀京藁成承質于大
史劉君德夫辱加訂定且辱爲之序選之將繡諸
木予不能止乃申繫之曰粵昔夏有禹貢周有職
方皆聖人作也志地理者孰不宗之然二書所紀
皆先之以山澤川澗民風物產賦貢之多寡道里
之近遠末乃歸之于德與敬蓋精神心術之徵感
化之機括寓焉後代之志有是哉易自唐季以降
奔爲戰區于志乎何有惟今山川民物煥然更新
蓋三十餘年而升畿輔又垂及百年境內又安有

尋木志

舊敘

五

所以其餘暇修舉廢墜而志始成若今所葺視夏
周之書何足以企藩籬之萬一至于後代之志網
羅故實存疑傳信以備史家之擇采竊所附焉噫
亦粗矣矧愚學寡識庸莫窺史法足跡未嘗至易
而佐斯役者實乏其人徒據傳聞之說懸斷其事
以爲去存疎繆之失亦何能免所希後之君子刪
正而潤飾之則州之幸也凡僭踰之旨各著卷端
此不復論論其所由葺云

易志二十卷因其舊而修之修而成書所以不同於舊則太史劉先生之序與寶之家兄所自敘備之矣惟走承乏是邦今垂五載士夫之始過者必於志焉索觀而觀者率以疎繆為言曰此賢輩之責走竊愧焉謀於同好得州人王司訓廷相托以搜採凡舊所遺與近事當續者彙錄成帙將取前志葺之顧未有秉筆者是用瀆于家兄凡再請乃許蓋其攷於諸書自經以下若歷代史若雜記別

易水志

舊敘

集多所蒐網其在易產一事之未收一字之或訛必加研訂然以羈於職務也故未嘗專功以翼佐之抄夫人也緡檢錄校之勞皆所獨任嘗示走曰業已諾之用意不得不然然虛費日力于道無補且不免于取譏殊悔之噫此固家兄自道而亦真誠所發哉易當西北要衝號稱劇郡以走之駕而臨蒞焉奔命不暇何暇於斯其為是舉徒以士夫之督勸而家兄任之又以不肖之請有不容拒夫豈要譽以病民哉書自辛酉春仲走以攷績會

是端明年入覲則成矣既持歸遂蘇于郡備五
董公請梓以行公亟題之蓋閱夏秋而刻始完完
當有述爰識歲月於末簡

又

我山劉斯潔

時南禮部尚書

郡縣之所藉以紀故寔備攷證莫要於志
令者日勞於簿書期會之務不遑以志爲事率多
曠闕不修卽修亦多舛譌掛漏不可據以爲準志
務之不舉也蓋向來如此矣易志成化以前不可

易水志

舊敘

七

攷自弘治初元以至十五年兩經纂輯然其舛譌
掛漏在昔人已有病之者况自弘治十五年至今
又歷九十餘年中間一切登耗損益沿革變遷以
其無志則皆茫然無所攷證誠吾郡一大缺典也
郡守陳公自下車詢及志事爲之慨然因初政未
遑其後視事旣久利病已盡興除廢墜已盡修舉
抑且民情土俗罔不周知窮鄉僻壤靡不徧歷乃
作曰易志可以修矣惟時主水部政項公及郡博
林君皆博雅善屬文長於述作陳公於是敦懇

志事屬之而以林君謂之相與劬搜經史披閱圖籍庶遺事於心碑斷石之間訪陳迹於荒墟廢址之內正其舊譌增其未備陳公又以其五年之間所得於諮諏閱歷之詳詣曉洞悉之故舉而參主於其間劊手於萬曆辛卯既踰歲始克成編反覆讀之詳不傷煩簡不傷畧誠可爲一郡不刊之典後之宦斯土者遵循故牘而但因事隨時稍加更定自可垂諸永久矣陳公徵序於予予計志之大凡十有六若星野方輿山川若爵秩若田賦

丁役若宦績政事若學校祀戎選舉若社俗人物此其最要者也古蹟公宇次之秩文乃其末耳竊惟天下之事有實有文夫志文也修爲人事其實也假令爲人上者注厝垂迕小民怨咨郡志雖存何裨於政如陳公者冰蘖之操敏練之才五年以來法紀修明惠愛覃洽以賦役則節省以祀戎則敬戒以士民則教育甚殷以風俗則培養獨厚攷其宦績政事豈僅僅在爵秩陞擢之間也卽所謂大地位山川寧雍熙泰和之盛亦由此可以馴致

易志之修蓋彬彬然質有其文者虛車云乎哉
可以傳矣敬爲之序

又

惠安陳濂

時知易州

易水志成大宗伯劉公序之首簡備矣不佞濂復
何言惟郡猶家也郡之有志猶家之有譜也有家
者田產之殷耗室廬之葺圯生計之贏乏食指之
鮮浩皆所當劑量而經營之又以其槩條分縷析
載之於譜以遺之於後人使其按籍而稽之歷歷

易水志

舊敘

九

如覩也而况於一郡之志乎易前未有志自 孝
皇朝羅公綺始創之更數十年戴公敏繼修之二
公治郡如家其遺後人之心亦已勤矣今去二公
百年所毋論因時立政難以畫一卽高岸陵谷之
遞變月異而歲不同如之何執往志概今事徒歎
掛漏爲也蓋濂自初蒞易之日有概于中矣今始
克爲之拮据日多固靡它遑乃命甲載籍攷證未
悉封疆謠俗咨歷未周率爾哀訂何以傳信譬之
繪者丹青雖炳神骨未肖也五六年間足跡遍四

境或以巡原或以禱雨或以戢礦或以省災而賑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所至父老子弟遮道問而慰之蓋其疾痛痲癢莫不目擊而山川險易原隰腴瘠戶口增減風俗漓醇種植之所宜工藝之所集又莫不躬歷而心識之也復以公暇攷之載籍之去存稽之令甲之沿革質之薦紳先生之論緒咸鑿鑿有據竊自謂易志可以修矣會司燿項公操如椽之筆而學博林君有良史才濂得請焉以辛卯秋始事踰歲而就編凡十六卷發凡舉

易水志

舊敘

十

例蒐遺芟蕪前後論次成一家言蓋項公述作若斯之勞哉獨社俗志項公固遜以濂所得於咨歷者爲詳遂不辭續貂之誚社各爲圖而表之論之要以網羅芻蕘整齊故實述一方之概俾項公所編得爲全帙而觀風易水者披圖如指諸掌耳嗟乎如濂固陋安敢竊比羅戴二公惟是今日家督之任爲家譜之傳以俟後之博雅君子討論而潤色之則是志之修或庶幾乎如其文獻有宗佑之言在